

东乡语人称代词词干溯源

敏春芳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东乡语人称代词在词类系统中保持着自己独有的特点,人称代词中存在元音屈折现象,同时在诸格中采用不同的词干变换形式,就是通常所说的变换词干现象。本文仅就东乡语人称代词变格时出现的词干变换现象以及词干的来源问题溯本求源。

[关键词] 东乡语;人称代词;词干

[中图分类号] H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12)02-0117-05

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名词有数、格、领属语法范畴,动词有体、态、副动词等范畴。另外,东乡语人称代词又保持独有的特点,如第一、第二人称的复数不用或不单纯用形态标志表现,第一人称复数分为排除式和包括式两种,第二人称单、复数形式用不同的词表达等。下面我们就东乡语人称代词变格的词干进行溯本求源,以求教于万家。

1. 东乡语人称代词有以下几种:

	单数	复数
第一人称	bi	bijien matan
第二人称	chi	ta
第三人称	hhe	hhela

东乡语变换词干的现象主要涉及第一、二人称代词的单数形式:单数第一人称代词变格时,以 nama-和 ma-两个词干交替出现,第二人称单数形式和复数形式用不同的词干表达。

(1) 第一人称代词的变格情况如下所示:

	主格	领属格	宾格	与位格	从比格	联合格	凭借格
单数	bi	mi-ni	mi-ni na-mi	ma-de	ma-se	ma-le	bi-ghala
复数	bijien matan	bijienni matanni	bijien ni matanni	bijiende matande	bijiense matanse	bijienle matanle	bijienghala matanghala

我们可以看到,单数第一人称代词变格时用三种不同的词干形式:bi用于主格和凭借格,mi用于领宾格,nama-和 ma-用于与位格、从比格和联合格等。复数第一人称代词变格时,其词干不变。

(2) 第二人称代词的变格情况如下所示:

[收稿日期] 2011-10-31

[基金项目]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1LZUJBWZD00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127)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敏春芳(1969—),女(回族),甘肃临潭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史及语言接触研究。

	主格	领属格	宾格	与位格	从比格	联合格	凭借格
单数	chi	chi-ni	chi-ni	cha-de	cha-se	cha-le	chi-ghala
				chima-de	chima-se	chima-le	
复数	ta	ta-ni	ta-ni	tan-de	tan-se	tan-le	ta-ghala

我们可以看到,单数第二人称代词变格时用两种不同词干 chi 和 chima-。chi 用于主格、领宾格和凭借格;chima-用于与位格、从比格和联合格中。复数第二人称代词则不存在词干变换现象。

(3)第三人称代词的变格情况如下所示:

	主格	领属格	宾格	与位格	从比格	联合格	凭借格
单数	hhe	hhe-ni	hhe-ni	hhe-nde	hhe-nse	hhe-nle	hhe-ghala
复数	hhela	hhela-ni	hhela-ni	hhela-de	hhela-se	hhela-le	hhela-ghala

我们可以看到,单数第三人称代词 hhe 变格时,在与位格和从比格里有 hhe/hhen 这两种词干,二者可以通用。复数第三人称代词也不存在词干变换现象。

总之,以上比较复杂的词干变换主要集中在单数第一、二人称代词变格上,即第一人称代词变格 bi、mi、nama-和第三人称代词变格 chi、chima-。下面我们对人称代词词干的来源问题进行分析 and 探讨。

一、主格 bi 和领宾格 mi

鲍培^[1]、桑席叶夫^[2]认为 bi 和 mi 来源于完全不同的两个词干。鲍培认为 bi 的早期形式是 bin,bin 在主格变化中词尾辅音脱落变成了 bi,在领属格变化中变成了 min-;桑席叶夫的看法与鲍培正好相反,他认为 min-是由 bi 发展来的,那木四来则认为 bi 是早期形式,min-是在早期的 mi-上附加了-n 构成的。

另外,兰司铁^[3]、特木尔陶高^[4]根据突厥语的材料,却认为主格 bi 和领宾格 mi 二者具有同源关系。他们将 bi-和 mi-的早期形式重建为 min,特木尔陶高还进一步指出,由 min 演变出了 bi(bin),还有 nad 和 nam-等,是因为经历了不同的语音变化,变成了不同的词根。

总之,对于主格 bi 和领宾格 mi 的来源及其相互关系,阿尔泰语言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见仁见智,看法不尽相同。

东乡语仅在人称代词中出现变换词干现象,这表明词干的变化应当与不同的格词缀有密切联系。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名词都有“格”的范畴,那么,对人称代词早期形式的重建与分析,也需要我们在整个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范围内进行分析和观察。

在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形式的主格词干都以辅音 b-开头。即蒙古语族语言的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形式的主格词干是 bi;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形式的主格词干也是 bi。

突厥语族语言的情况有所不同,有的语言中只有辅音 b-开头这一种形式,而有的语言却有两种形式,即以辅音 b-和辅音 m-开头。例如,在土耳其语中只有 ben 这一种形式;而古代突厥语中却有两种形式:ben 和 men,突厥语族的其他语言中都以辅音 m-起首,如维吾尔语的 mɛn,柯尔克孜语的 men,等等。突厥语的情况反映了这样一种历史演变关系:b→b-m→m。这就是说,词首辅音在总的趋势上存在着 b→m 的演变,其中,这一变化经历过 b-m 并存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之后它才演变成了 m。正如古突厥语的这种情况就是反映了 b-m 并存的语音现象,而关于维吾尔语等语言的情况,则反映了已经变成 m-时期的语音现象。所以,突厥语第一人称代词的早期形式也是以辅音 b-起头的。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鲍培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即 bi 的早期形式是 bin,bin 在主格变化中词尾辅音脱落变成了 bi,在领属格变化中变成了 min-。他认为如果-n 在某些主格中不出现而在其他变格中出现,那么这个词本来就是以-n 结尾的词,只是在主格中这个音没有被发出来而导致它的消失。bi 曾有过词尾-n,这一点可从领属格变格词干 min-中保留词尾-n 得到证明。

因此,我们也认为 bi 是东乡语主格词干形式,在主格变格条件下,bin 的词尾辅音-n 脱落了,这是蒙

古语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语音现象。

bin 在除主格以外的其他诸格的变化中都有变化。min- 只保留在领属格变格词干中。bin→min 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 b- 受词尾辅音 -n 的影响。词首 b- 在词尾 -n 的同化下变成了鼻辅音 m。如在突厥语中主格代词 bu(这)要与其他格成分结合时,如果中间出现一个 -n,就会受这个鼻音的影响使开头音 b 变成了 m,如 :mu-n-j(把这个<宾格>),mu-n-da(在这里<方位格>)等。在领属格 min- 中,由于词首鼻辅音 m- 的影响使得词尾鼻辅音 -n 未发生脱落。突厥语和满-通古斯语中的 b→m 都属于这类变化,只是在东乡语和满-通古斯语中,b- 在主格变格中保留了下来,而在其他诸格变格中 bin 都变成了 min-。min- 在满语的诸格变化中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例如:

主格	领属格	宾格	与位格	工具格	从比格
bi	min-i	mim-be	min-de	min-i	min-či

二、nama-词干

在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诸语言内部,人称代词变格时其词干变换情况也不尽相同。

1. 在蒙古语中存在着变换词根的现象,例如:

主格	领属格	宾格	与位格	工具格	从比格	合同格	联合格
bi	min-u	nama-yi	nama-du	nama-bar	nama-ača	nama-tai	nama-luγa
	—	nada-yi	nada-du	nada-bar	nada-ača	nada-tai	nada-luγa

2. 在保安语中只有两种变格词干形式,例如:

主格	领属格	宾格	与位格	工具格	从比格
bə	mən-ə	mən-da	mən -da	mən-da	mən-sa
bu	—	mən-də	mən -də	mən -də	mən -sə
	—	na-da	na-da	na-da	na-sə
		—	—	bə-ghale	bə-sə
		—	—	bu-ghale	bu-sə

3. 在东乡语中也存在着丰富的变换词干的现象。除主格、工具格和领宾格外,还有 ma-和 nama-词干形式,例如:

主格	领属格	宾格	与位格	从比格	联合格	工具格
bi	mi-ni	mi-ni	ma-de	ma-se	ma-le	bi-ghala
		na-mi	nama-de	nama-se	nama-le	

总之,在蒙古语中主格采用一种以 b- 起首的词干形式,领属格采用以 m- 起首的形式,其他诸格一律采用 na- 起首的词干形式,除主格和领宾格以外还有 nama- 和 nada- 两种词干形式;保安语的词干变格,是在工具格和从比格中保留着与主格相同的词干形式,其他诸格有 mən- 和 na- 两种词干形式;东乡语的主格、领属格词干形式同蒙古语完全一样,并且在工具格中还保留着与主格相同的词干形式,其他诸格采用以 ma- 和 na- 起首的两种词干形式。

nama- 是东乡语的和位格、从比格、联合格的变格词干,也是蒙古语除主格和领属格外包括宾格和工具格的变格词干。对于变格词干 na- 的来源,语言学家的看法不尽相同。鲍培认为大概与朝鲜语的 na“我”一样;-ma 同蒙古语 yaguma 中的 -ma 一样,nama- 是由 nima→mima→bima- 演变来的。而桑席叶夫认为 nama- 中的 na- 与卫拉特语和蒙古语的 nan-, 莫戈勒语第二人称代词 čina-、指示代词 ene 中的 -na、-ne 成分相同;-ma 则同蒙古语第二人称代词 čima- 以及 jaguma 中的 -ma 相同;nada 中的 -da 同蒙古语第一人称代词 bida、bide, 以及指示代词 ede、tede 中的 -da、-de 相同。但是,它们的来源现在还不清楚。另外,那木四来参考了朝鲜语的 na, 日语的 na(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代词), 以及云南蒙古语的 na(第一人称单数)和 nai(第二人称单数)等,认为 na 也是早期形式。

上述我们提到东乡语在人称代词中出现词干变换现象,而且只发生在变格时这一特定的条件,这是因为词干的变化与不同的格词缀有密切的联系。同样,我们认为词干 nama-是从早期领属格 min-a 的变格形式中演而变来的。-a 现为与位格词缀,在早期曾表示除主格和领属格以外的其他诸格的意义。min-a 变成 nama-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min-a 中词首元音 i 在词缀元音 a 的影响下,逆同化为 a,因此 min-a 演变为 man-a。man-a→nam-a 则是由于语音换位现象造成的,人称代词变格也和其他词类一样,在历史发展中发生了一系列的语音演变,在蒙古语中,相同条件下的这种语音换位现象也不乏其例,如:书面语 manan “雾”,该词在土族语中是 naman。所以, min-a→nam-a 是在一系列语音条件下发生特殊演变的结果,即 min-a→man-a→nam-a→nama。而 ma-是 nama-省略 na 的形式,是第一音节元音弱化消失的现象,在东乡语词汇中也能常常见到。

三、chi 和 chima

第二人称的单数形式中也有词干变化现象,第二人称代词中的变化只出现在词中而不出现于词首;第二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中不存在词干变化。如:

主格	领属格	其他诸格			
chi	chi-ni	chima-de	chima-se	chima-le	

chi 是东乡语单数第二人称代词,同土族语 tɕə、裕固族语 tɕə、保安语 tɕi 一样,是蒙古语 tɕi(č i)的变体。第二称单数形式存在着两种变化:1.同第一人称代词相一致,主格变化中词尾辅音 -n 脱落,领属格变化中都保留着词尾辅音 -n。2.与位格、从比格和联合格等诸格的变化一样,其共同点是词尾辅音 -n 变成了 -m。

chi→chima 是由语音的演变而来的。chin-是东乡语单数第二人称代词词干形式,-a 是与位格词缀形式。chin-a 为早期变格形式,它同第一人称代词一样,也曾表达过除主格和领属格以外的其他诸格意义。后来,这一变格形式也像第一人称一样逐渐变成了固定的词干形式 china-,并成为再变格的基础。当 china-再变格时,例如在 china-de 这样的场合,词中位置上的词干与词缀语音之间构成了舌尖辅音的连续排列顺序,这种辅音排列顺序给快速发音带来不便。于是为了发音便利,词中 -n 异化为在发音方法与 -n 相同的 -m,-m 是由 -n 异化而来的。这样, china-de→chima-de,而 chima-的这一变化形式成了有别于主格和领属格变格词干的另一种词干形式,即 chin-a→chim-a→chima-。

单数第三人称形式 hhe 同第二人称单数形式的情况不完全相同:1.同第一、二人称代词相一致,主格变化中词尾辅音 -n 脱落。2.领属格变化中,除主格以外的领属格、宾格、与位格等诸格变格中词干不变,并且都保留着词尾辅音 -n,如下所示:

	主格	领属格	宾格	与位格	从比格	联合格
单数	hhe	hhe-ni	hhe-ni	hhe-nde	hhe-nse	hhe-nle

四、bijien 和 matan

东乡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有排除式 bijien 和包括式 matan 两种,词干在主格和其他诸格中没有变化。bijien 是第一人称的排除性复数代词,以词干 bi 为基础,但是 -jien 表示复数放在其他代词之后还未曾见到过。现在我们讨论包括式 matan 的来源,即 matan 是从 ma+tan 而来的,还是由 ba+tan 变来的?

我们首先来看与东乡语同语族或同语系的其他语言的情况:复数第一人称代词在中世纪蒙古语中曾有过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区别,是用 bida 表示包括式,东乡语与之同源的 bijien 则表示排除式,中世纪蒙古语 ba(主格形式)表示排除式,而东乡语中没有复数人称代词 ba,而用相应的词干 matan 表示包括式。现代蒙古语普遍使用 man(主格形式)和 bidən(宾格形式),有时要有所区别,但没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严格区别;保安语中的复数第一人称代词 bədə 表示排除式, mangə(主格形式)表示包括式;在满语中,复数第一

人称代词 bə 表示排除式 ,musə 表示包括式。

那森柏认为,蒙古语复数第一人称代词的排除式都是以辅音 b-起首的(莫戈勒语正是 b 的变体),包括式则都是以辅音 m-或者 b-起首的。他把 -ma 与蒙古书面语中的 jaY^{uma}, 中世纪蒙古语中的 jama 等词中的 -ma 看作是同一个构词成分 -ma。认为 -ma 这个附加成分是由蒙古语人称代词演变而成的带有关系意义的构词附加成分,它的作用是使带有这个附加成分的代词具有确定的意义。并且从语言学角度分析 -ma 就是从 -ba 演变而来的。如 jan+ba→jama jan+Yun+ba→jaYuma 等此类现象不仅蒙古语中存在,就是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材料,如 či(n) / (tin)→č inba→č imba→č ima→č ama-。

所以,我们认为包括式 matan 是从中世纪蒙古语第一人称复数形式 ba(主格形式)加复数附加成分 tan 变来的。matan 的词首辅音由 b-变成了 m-,这正是蒙古语的基本特征。另外,ba 虽然是中世纪蒙古语第一人称的排除式,但若加复数附加成分 -tan,词义扩大为包括式,从语义上也是可以讲通的,如第一人称排除式 bijien 有时候也接 -tan,不管是在词义上还是在感情上都强调了“大家一起”的意思。

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词干,除了第二人称在主格变化时词尾辅音 -n 脱落外,在其他诸格变化中它们都没有变换词干的问题。也就是说复数第二人称代词变格时,在主格、领宾格和凭借格中仍用词干 ta,在其他格中带复音 n 时,变做 tan;第三人称代词在复数形式中则不存在词干变换现象,如下所示:

	主格	其他诸格				
第二人称:	ta	ta-ni	tan-de	tan-se	tan-le	ta-ghala
第三人称:	hhe	hhela-ni	hhela-de	hhela-se	hhela-le	

综上所述,我们对东乡语人称代词变格时变换词干的现象溯本求源。通过研究证明,东乡语人称代词中出现的不同变格词干均与不同的格词缀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也是在词干和格词缀的影响下语音发生了演变。

参考文献:

- [1] 鲍培. 蒙古语比较研究绪论(油印稿)[M]. 内蒙古: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 1978.
- [2] 桑席叶夫. 蒙古语比较语法[M].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59.
- [3] 兰司铁.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M]. 陈伟, 沈成明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4] 特木尔陶高. 蒙古语人称代词[A]. 蒙古语学家第三届大会论文集(第二卷)[C]. 内蒙古:内蒙古大学, 1977.
- [5] 刘照雄. 东乡语简志[M].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1.
- [6] 马国忠, 陈元龙. 东乡语汉语词典[Z].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1.
- [7] 哈斯巴特尔. 关于蒙古语人称代词词干变格问题[J]. 民族语文, 2001 (3).
- [8] 那森柏. 东乡语蒙古语人称代词比较研究[A]. 东乡语论集[C].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1988.
- [9] 那德木德. 关于蒙古语人称代词的词形变异问题[J].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1984 (1).

(责任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张瑞珊)